

于晴九九 新著



解不开的恩怨情仇令人痛心，
即使失了心、失了魂我也愿意……

恩怨情仇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T247.5
Y123

南京图书馆
文艺书刊部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

于晴九九新著

恩怨情仇

(台湾)·于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ZL142015

4070

责任编辑:晓 苑

封面设计:杨雪霜

于晴九九新著

恩怨情仇

(台湾)·于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于晴九九新著

明太祖兴武年间。

元顺帝弃大都北走，而大明部分的省分仍受制于元人和元官手中，或是为豪杰所据，于是明在祖啗争伐，至洪武十五年底平定云南后，全国才告统一。

明初国势强盛，远胜唐、宋威名，扫除元末腐败，气象焕然一新。

宋龄元牵着小她两岁的柳沐养，混入人群中一路躲躲藏藏，终于躲过了官兵的追查，逃出了泉州城。

黄昏时刻，她们来到一处偏僻的茅屋躲避，宋龄元也不清楚自己怎么会跑到这样荒凉的地方，只知道为了闪躲，她们也不知走了我远的路。

茅屋里的摆设相当整齐，有木反床、桌子、凳子和一些平常用的器皿，还有一柜子的书籍，不过所有的物品上都积了一层薄薄的灰，宋龄元想这里之前一定有住，只是不知离开多久，才让家具蒙上灰尘。

“姐姐。”十岁的柳沐养抓着宋龄元的衣摆。

宋龄元蹲下来，望着这个还不知道家中已遭变故的天真小姐。

柳震丰是柳沐养的父亲，为官正直、清廉川在朝中极有人缘，也受到皇帝相当的赏识而入阁为襄理文墨，一时间令许多同僚心生嫉妒，陆谷便中其中一人，于是他造谣令皇帝随便按了罪名除掉柳震丰，连其家属也不放过，一一追杀，最后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宋龄元和柳沐养才得以幸运逃出。

她入柳府也有五年之久，这五年间，柳震丰夫妇一直待她很好，没有将她当下人看待，所以宋龄元一直希望能报答他们的恩情，飞祸降临，她绝对会以生命保护柳沐养。

“姐姐，爹爹和娘亲呢？他们去了哪里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？”柳沐养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不解地问，今天是她的生日，爹娘说要帮她庆祝的。

宋龄元帮柳沐养整理头发，她是在匆忙间带走柳沐养的，所以来不及带走任何物品，只穿着下人的衣物就匆匆逃走，所以柳沐养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就连她亲生父母已命丧贫泉也不知情。

宋龄元红着眼，临走前，柳震丰把柳沐养托付

她，要她好好照顾柳沐养，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好好活下来，千万不可想报仇的事情。

几番考虑，宋龄元决定带柳沐养隐姓埋名躲回她的老家南昌，让她像个平凡的女子一样嫁夫生子，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，这就是对柳震丰最好的交代了。

“沐养，听姐姐说，你爹娘去了远方，可能要好外后才会回来，所以往后的日子就跟着姐姐生活好吗？”宋龄元用衫袖将柳沐养的小姐擦干净。

一路上的颠簸连宋龄元都快受不了，何况是不曾吃过苦的柳沐养，但柳沐养似乎一点也不以为意的没喊过苦，在她娇小的身体里好像有一种潜在的坚毅本质，不向任何人低头。

不过，宋龄元渐渐发觉柳沐养的不对劲，放在她肩上的手能感受到柳沐养身体的僵硬，宋龄元心一惊，她……知道了些什么吗？

“沐养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”宋龄元紧张地问，她怕柳沐养知道后会有报仇的念头，这是柳震丰是不希望发生的事，她——宋龄元接受柳震丰的嘱咐就必须担起责任。

柳沐养笑了笑，“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沐养听不懂。如果爹娘真要出去很久，那沐养就拜托姐姐多照

顾了，沐养会好好听话的。”

宋龄元安心不少，不过泪水随即落下，这么小的孩子都这么懂事了，她也得振作才行。

“姐姐不要哭，沐养疼你。”柳沐养伸出小手轻轻拍拍宋龄元的头。

“好，姐姐不哭，沐养也答应姐姐，永远都要听姐姐的话。”

“好，沐养答应姐姐，永远都听姐姐的话。”柳沐养搂住柳沐养的脖子。

宋龄元也回应柳沐养，紧紧地抱住她。

“姐姐，我们要住在这里吗？”

宋龄元看看四周想了想，外面风声很紧，还是过一阵子再回南昌比较好。

“对，我们可能要暂住这里，你先去外面玩，等姐姐打扫再进来。”

柳沐养摇头说：“不要，沐养要帮姐姐。”

宋龄元听了很感动，“谢谢你，沐养，那你就先帮姐姐把床擦干净。”

“好。”柳沐养展开笑颜。

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宋龄元赶紧将柳沐养藏在自己身后。

门轻轻开启了，一个身穿白衣的男子赫然出现，两人吓了一跳，倒是男子镇静的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怎么在我家里呢？”

宋龄元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不是追兵。



七年后，泉州。

一整个早上，陆府里的人忙进忙出，似乎是准备要迎接某位重要人士的到来。

陆官浩坐镇大厅指挥一切，他贵为布政使，今日却请假，就是为了替半年不见的大哥接见洗尘。

他的大哥陆官雍是“封胜镖局”的负责人，本来就不需要跟着护送，不过这次例外，目的地是西宁，路途遥远，护送的物品也非常贵重，于是陆官雍亲自出马，和他的挚友杜廉回前往西宁，这一去就是半年。陆官浩对自己的大哥有十足的信心，不过她的小妹陆蝉可没这么放心，天天都来骚扰他，要他赶紧催大哥回来，等了半年，陆官雍终于要回来了，最兴奋的便是陆蝉。

“二哥，大哥回来没？”这个问题，陆蝉已问了不下数十次，陆官浩听了都烦。

“还没。”陆官浩耐着性子答。

“大哥终于要回来了，我好高兴呢！”陆蝉明眸皓

齿，长得极为讨喜。

“等大哥一回来，我就教他把你嫁了，省得整天烦我。”

“二哥，你怎么这么说，人家还小，不想嫁人。”陆蝉翘着嘴抱怨。

一名仆人进入前厅禀告：“启禀二少爷、三小姐，大少爷回来了。”

“大哥！”陆蝉马上小跑步地跑出去。

陆官浩跟了出去，“小蝉，别跑，要有女孩子样。”

显然陆蝉没将他的话听进在台阶上差点摔倒，好在一个厚实的依靠挡住了她的冲力。

“这么大了，走路还会摔跤，真让我想不通你到底是先学会跌倒还是走路的。”

浑厚低沉的声音传进陆蝉的耳朵里，她抬头笑的灿烂，“大哥，你终于回家了，小蝉好想你呢！”

陆官雍放开陆蝉说：“我也想你，有没有听二哥的话？”他严肃的脸上难得展露出一抹笑容。

陆蝉才要开口，陆官浩早她一步，“她啊！就知道忤逆我，让我气得半死。”

“人家才没有呢！大哥，别听二哥乱说，人家每天都有听你的话勤背四书，现在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”

▽
台
湾
·
于
晴

陆蝉急于献宝。

陆官雍拍拍小妹的脸蛋，“我相信你，现在就背给我听好吗？”

陆蝉听了，脸色一白，“先等等……大哥才刚回来，二哥说要为你洗尘，你们一定要聊很多事情，小蝉就先去温习一下，明天……不，以后再背给大哥听。”

陆官雍也不打算拆她的台，便顺着陆蝉的话接下去，“也好，你就先回房温习，改日大哥再听你背书。”

陆蝉边摇手边后退，“不用了，大哥，你有事就先忙，小蝉不急。”语毕，她飞也似的逃离。

陆官雍摇头叹气，“这小鬼灵精。”接着他才正视矮他一个头的二弟。

“官浩，家里有劳你了。”陆官雍搭上陆官浩的肩。

“大家怎么这么说呢！我们兄弟还需要客套吗？这一路上辛苦了，还顺利吧？”隔了半年，陆官浩发现大哥的神情愈来愈沉稳，秀气的外表增添了不少男子气概，剑眉星目，炯炯有神，不过这之中好像少了点什么……

“嗯，很顺利，你呢，公务一样繁忙吗？”

“还好，大哥，小蝉整日都跟我提你的事，你就结束封胜镖局回来陆府休息一阵子，你的管位还保留着

于晴九新著

呢!”陆官浩也想劝陆官雍回来。

陆官雍朗笑，这事他们已说了许多次，还不烦吗？

“再说，我会好好考虑。”陆官雍总会以这个借口搪塞过去。

每次陆官雍这么说，陆官浩就晓得又说不动了，他清楚大哥的个性，向来漂泊惯了的他，是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所以他喜欢接受挑战，到处走，开眼界，这才是他的本性。

“大哥，你一定要考虑。”不这么说还能如何，难不成将大哥绑住，他可做不到，他大哥的武功让他不敢造次。

“好，一定。”陆官雍重重地拍了弟弟的背，当作答应考虑。

“原来……”陆官浩忽然一说。

陆官雍诧异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之前他就发觉少了什么，原来是大哥身边没有女人相衬。陆官浩仔细想过如果陆官雍成亲，就会渐渐疏远封胜鏢局的，这样一来陆家后继有望，二来也让他们三人不再分离。

决定之后，陆官浩不打算告知大哥这个想法，因为陆官雍向来不爱别人干涉他的私事，他决定暗中进行。

“没什么……我是想大哥怎么没带杜大哥一同前来。”

“他有事，我不便强迫他。”西宁一事，陆官雍察觉杜廉回一直有心事，不过基于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，他不会主动问起别人的私事。

“大哥，我们今晚可要喝个痛快！”

“有何问题。”陆官雍爽快地答应。

“大哥，此次西宁一行，可有碰到好玩的事情？”

陆官雍停了几秒后说，“路上我们几乎都在赶路，没碰到什么好玩的，不过我倒是学了一项术法。”

“什么术法？”

“摄魂术。”

“它是利用对方为你做事的一种术法，也就是控制人心。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陆官雍原本不愿学，但对方一直说与他有缘，硬要教他这种术法结缘。

“听起来不是挺好，大哥你可曾使用过？”陆官浩听了有些担心。

“不，这有点邪，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用。”

“对了，官浩，我今天回来时，听见一些流言，那都是真的么？”

陆官雍一进城就听见城里最近有一个夜盗颇为猖

于晴九九新著

狂，专偷富贵人家救济贫苦，虽说这是一件善事，但最后依旧苦了百姓。富资者没了钱，还不是压榨贫民，显然这个夜盗不怎么会想。

陆官浩叹了口气，“唉！大哥你也听到了，我原本想在你回来之前处理好，可是……奈何夜盗太为狡猾，每次犯案时，都不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，让我们连运颜面扫地。”说到夜盗，陆官浩一肚子苦水。

竟让陆官浩脸上布满愁云，想来，这夜盗并非简单人物。

“可曾与他对上？”

“没，连收到的风声都是假的，赶到时，都已人去财空了。”说到这，他陆官浩就有气，他居然连夜盗的外型都没瞧见，根本无法张贴布告抓人。

“看来，是有人存心帮着夜盗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，不过没有证据，我实在无法抓人。”

“你心中可有嫌疑人？”

“无，根本找不到关边。”这才令他头疼。

“好了，大哥会帮你想想法子，今晚就别再恼了。”

陆官浩脸上露出难得的愉悦，“有大哥的一句话，小弟就能高枕无忧，有劳大哥了。”

“呀!”

“喝! 快跑!”

几声的吆喝,两匹马在空地上较劲,马背上的主人频频对望,又看向终点位置,他们在比快,在斗勇,输了就是笨蛋,谁也不想当笨蛋,一旁看热闹的人不停的喊叫、鼓掌,以刺激两人跑得更快。

最后,宋沐养的马以些微的距离领先少松。宋沐养跑在前,她勒马回头,对少松一笑,少松心不甘地下马。

宋沐养策马靠近少松。“只是小赛一场,何必看得如此严重?”幸好是她赢了,否则自己不就成了笨蛋。

“去! 你赢了就这么说。”少松假意道。

“是朋友的话就别计较。”宋沐养放了话。

“唉! 面子事小,输钱事大。”

宋沐养也下马,破风吹得发红的脸颊增添了几许少女的味道,今天她为了赛马,随便扎了头发就出来,此刻吹乱的发丝正贴在她脸上,她轻轻将它拨弄整齐,心想回去得赶快洗个头,以免宋龄元发现。

有马蹄声靠近,宋沐养远远就看见是翠园楼F接她的人,于是翻身上马,“各位,下次见了,下次记改

将钱带齐。”说完，她脚跟一踢，马儿立即往前跑。

“沐养，记住哦！”少松后头喊。

宋沐养举起左手，当作听见了。

回到翠园楼，宋沐养先遇上宋龄元的女婢知道，得知宋龄元已在房内等候多时，她干脆省掉洗头的手续，直接往宋龄元的闺房走去。

“姐姐。”进门后，她面带微笑，希望处罚小一点。

“终于知道回来了啦，”宋龄元皮笑肉不笑。

宋沐养知道自己这次惨了，赶忙为宋龄元倒茶、捶背，赔不是。

“姐姐，沐养知错，下次不敢了。”

“还有下次？”宋龄元提声问。

宋沐养连忙摇头，“不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”

这样千篇一律的话，宋龄元不知听过几千遍，也没见她实践过，她右手按住前额有些无力。

明明照着养女孩子的方式每天对柳沐养耳提面命，叮咛她什么可以、什么不能，要她学刺绣、画画、书法，更请了夫子教她四书五经，也没见她有丝毫的改变，倒是愈来愈热衷赛马、舞剑。

这样的情景跟她七年前计画的不大一样，原本她希望把宋沐养教养成一个有气质的小姐，现在全走

了样，宋沐养离她的想像愈来愈远，宋龄元觉得有些对不起柳震丰，不过唯一的优点便是以前瘦弱不堪的身子总算有了变化，以前柳沐养是矮自己半截，如今却高过一个头，每每与她说话，刀便会要她坐下，省得她脖子酸。

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头疼？要不要我帮你按摩。”巴结是宋沐养最会的功夫。

“少来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你怎么老不听我的话，而且还做男子打扮。”其实宋龄元舍不得责骂宋沐养。

“有有有，我一直都很听姐姐的话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宋龄元怀疑的眼神飘向她。

襟沐养刻意回避道：“对，只要是姐姐说的话，沐养一定听。”

“那就别再和少松见面。”

宋沐养面有难色，才答应怎能反悔，“可以，不过要等下一次，我答应过少松至少还要再见上一面。”

“好，只准再见一次。”宋龄元败给了她。

“是，我的好姐姐。”襟沐养在她的脸上亲了一记。

“肚子饿了吧！快去用膳。”

宋龄元今年带着柳沐养回来泉州，回来后，一并改

了她的姓，虽然陆谷已死，可不能保证不会有人继续追杀柳沐养，她俩在茅屋一躲就是七年，今年也近尾声，算算，柳沐养也将十八了，该为她找个婆家了。

“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回来泉州，在茅屋不是待得好好的，整天都和师父在一起，不是挺好，说起来，我们也快要一年没见到师父了，不晓得他过得怎样。”柳沐养支着下巴回想起单余净，她就甜甜一笑，师父对她可好了，什么都教给她，一点也不保留，还说过要带她云游四海呢！跟这里比起来，她宁愿陪在师父身边。

宋龄元也不想回来的，可是单余净对她的交代，她不敢忘。他说柳沐养在这一宋沐养面有难色，才答应怎么能反悔，“可以，不过要等下一次，我答应过少松年会有一场动数，躲得过，安然一生；躲不过，便会赔上一条命，宋龄元为了让她躲过，听了单余净的话回到泉州找柳沐养命中的贵人，为她解难。

“你忘了师父交代我们要留在泉州一年避霉气吗？”

“那敢忘，只是为何选在泉州呢？”

“这事就别问，师父自有用意。”

“唉！不晓得师父上哪儿了？”柳沐养叹气道。

“不用担心，师父说有缘会再见面。”